

目 录

說明.....	1
---------	---

第一部分

轉化过程的一般理論.....	2
第一章 世界資本主义的結構.....	3
第二章 經济学，国家政权和战争.....	6
第三章 資本主义制度的崩潰.....	10
第四章 共产主义建設的总前提.....	16
第五章 社会轉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	21
第六章 生产力、革命的消耗和技术改革.....	28
第七章 过渡时期的一般組織形式.....	35
第八章 无产階級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	41
第九章 过渡时期資本主义的經济范畴.....	44
第十章 过渡时期“超經济的”强制.....	52
第十一章 世界革命过程和世界共产主义制度.....	60
注释.....	67
譯后記.....	69

說 明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几乎包括了該書作者所提出的全部基本問題。除各种評語、批注和記号以外，書末还有列宁对布哈林这本著作的总評及其“学院的評价”。

列宁对这本著作閱讀得非常仔細，这不仅可以从他的大量評語和批注中看出，而且可以从他对該書原文的一些校正中感觉到（書中校正的地方我們不再回復原样）。

我們在这里所轉載的布哈林的原文，只是列宁做了各种記号的地方。列宁原来在書的左右上下空白处都做了評注，現在为了讀者方便，我們把它們都放在書的一边。原文上划了黑綫和記号的地方，我們都照样刊印。列宁对布哈林原文中的个别字有刪改，遇到这种情况，我們都做出相应的脚注加以說明。布哈林原文中方括号里的数字是原書的頁碼。

必須指出，在布哈林这本著作的第七章（“过渡时期的一般組織形式”）中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問題，布哈林重复了和發揮了以前他在“現代經濟的几个基本概念”（1918年5月16日“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一文中所持的觀點，当时这篇文章是用来反对列宁在1918年所提出的关于国家資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論点的。

列宁研究院

布哈林

过渡时期的经济

第一部分

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莫斯科 1920 年

什么??? “一
般”? 好象斯
宾塞??¹

序

[5] 本书的任务是要推翻那种通常的、庸俗的、仿佛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对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言过的那种崩溃 (Zusammenbruch) 的性质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

谢天谢地：总算不是“转化”，也不是一般地说，而是说明了什么转变到什么!!

← 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过程的性质概念……

?? 比阶级“还重要”!

[5--6] …… [无产阶级]在建筑未来社会的基础。而且它是作为阶级的主体、组织的力量来建筑这个基础的……人类为了资本主义制

? ← 度的缺陷而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只有象无产阶级这种普罗米修斯阶级，才能担负起过渡时期那种难忍的痛苦……

不待贅言，馬克思的方法是作者的南針，這種方法的認識的價值直到現在才有了巨大的增長。

只是“認識的價值”?? 不是反映客觀世界的價值?
“羞答答的”
……不可知論!

第一章

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

.....)
[7] 理論政治經濟學是關於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的科學，也就是關於無組織的社會經濟的科學……馬克思……在其商品拜物教的學說中給理論經濟學作了一個光輝的社會學的導言…… 其實，只要我們來研究有組織的社會經濟，則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切基本“問題”就都消失了……

兩個不正確的地方：(1) 定義比恩格斯的倒退了一步；
晴！(2) 商品生產也是有“組織的”經濟！

[8] ……因此，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告終。

不對。甚至在純粹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不也有 $Iv + m$ 和 Ilc 的關係嗎？還有積累呢？

不只是这样!

?

正好不是因为这样

?

不是全世界

不仅是托拉斯没有“消灭”

?

暗!
玩弄定义⊖

总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

这个社会经济的范围有多大，空间特征又怎样，对纯理论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也嘲笑那种被德国爱国主义教授们赏识的所谓“民族经济学”。同样地，对抽象理论来说，关于谁是某种经济的主体问题，是比较次要的……

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坚固的经济关系束缚着我们这个行星上的每一部分。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具体表现……

[10] ……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是这样的，即集体资本主义组织（“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是经济的主体。财政资本消灭了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11] ……特别是，过去和现在都把各个企业间的分工理解为社会分工……

[12—13] ……我们要把三种竞争加以区别。

(1) 同类企业间的竞争我们把它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

(2) 不同企业间的竞争我们把它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分别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門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我們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2 [14] ……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从不合理的制度转变为合理的組織，从无主体的经济转变为经济的主体。这种转变是由财政资本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经济組織和政治組織的結合造成的。这时，无论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或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都没有被消灭……

[15] ……随着縱的和混合的竞争而来的是直接的力量的压迫方法。因此，世界财政资本制度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竞争者的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的基本根源也就在这里。

?强力的? (“更重要”)不是“因此”也不在“这里”。殖民地在帝国主义以前，甚至在工业资本主义以前就有了。

玩弄类比。有时，“独立”国家的成立正是 [16] 战争的結果，我們看到了与危机的結果同样的現象：生产力遭到破坏，同时中小世界集团被消灭 (各个独立国家的灭亡)，而产生了

⊖ 列宁的这一評注同时指“縱的”和“联合的(混合的)竞争”两个术语。——編者注

意味着帝国主义
的加强。

为什么，究竟
为什么要用这
个“作为”??！?

靠牺牲被消灭集团而成长起来的更加巨大的联合。

[17] ……现代的世界经济不仅是商品经济，而且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不同部分间的矛盾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各个企业间的无政府关系；另一方面是作为阶级社会的社会无政府结构……

第二章

经济学，国家政权和战争

.....

[19] 任何阶级社会都是生产为这个社会某一部分所支配的剩余产品的机构。这种剩余产品可以采取价值的形式（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只是普通的产品（奴隶占有制经济）。现在我们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这种剥削过程怎么会产生的？这种包含着巨大内部矛盾的制度怎么会存在的？……

答复是很清楚的。如果这种制度存在，那就一定有某种附加因素存在，以便巩固分裂了的社会，镇压（肉体上“粗暴”的，思想上“细致”的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

“但是”不妙
.....

但是不应该认为，国家是某种凌驾于社会和阶级之上的东西。任何超阶级的东西在社

会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組織或許仅仅是、完全是統治階級的組織，或者象恩格斯所說的“国家是統治階級保卫自己、反对无产階級的組織”¹⁾。

[21] ……国家組織是最广泛的階級組織，它积聚了全部階級力量，集中了各种机械的鎮压工具和迫害工具¹⁾，使統治階級組織成一个階級，而不是組織成階級的一小部分或小小的階級集团……

[22] 对馬克思來說，一切社会現象都是历史性的，因此，馬克思正是从社会現象的一定历史

¹⁾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9年第3版第138頁。“政治只不过是企图世世代代保存和扩大财产的方法和手段”(阿希耳·洛里阿：“社会制度的經濟基础”1903年巴黎第2版第362頁)。

¹⁾ 对照甘斯·迭耳勃留克：“政府和人民的意志”第133頁。“归根到底，真正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呢？真正的力量在于武器。因此，对国家的內部性質來說，具有决定意义的問題始終是誰有軍隊的問題”……

非常好!

“社会現象的本質特征”

洛里阿²⁾与这毫无关系。

应当指出：在这一点上，甚至相当聰明的資产者（迭耳勃留克）³⁾也比考茨基之流、奥托·巴烏厄雷之流理解得好些。

……不好!

史条件中来探索社会现象的本質特征的……国家的“本質”并不在于国家是集中的机构，而是在于这个集中的机构体现了各个阶级間的一定关系，即統治的、政权的、奴役的和压迫的关系，这个机构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而最后的阶级統治形式则是无产阶级专政¹⁾。

¹⁾ 社会民主派完全歪曲了这个观点。本书作者早在战争初期，就在报刊上写过许多文章强调提出这个观点，如在荷兰的“De Tribune” (“De Nieuwe Lifeigenschap”一文，25 november 1916 и сл.) 中，在挪威的左派“Klassenkampen”机关报，不莱梅的“Arbeiterpolitik”杂志中；最后，还在“Jugendinternationale”杂志（瑞士）以及紐約“新世界”报的一些論战文章中……讀者可以从列宁同志的“国家与革命”中看到对本問題的极好闡述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論著的詳細引文。一些资产阶级教授，象社会民主派一样，也不懂得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說。例如，*Ad. Wagner* 写道 (“Staat in nationaloekonomischer Hinsicht”. Handw. d. Staatsw.)，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最高級” (in höchster potenz) 国家的一切特征，因为現代国家的阶级性質只不过是“犯罪行为”的产物 (完全和别姆-巴韦尔克所說的一样，按照他的看法，放高利貸是“犯罪行为”，至于利潤则在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存

[24] 但是，如果战争是国家的职能，是行动中的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如果作为机构的国家本身是巩固和扩大一定生产关系的手段，那很清楚，战争也就首先执行这种“工作”……要回答关于战争的“实质”问题，就必须历史地提出这个问题，象提出国家问题一样。这样，我们

就会得到一个类似的回答，即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战争是再生产那种产生战争的生产关系的手段。

[25] ……每一生产形式都有它相应的一种国家形式，而每一国家形式都有它完全相适应的一种战争形式。

我们举几个例子。假定我们是奴隶占有制

在，还会在农村里发芽生长)。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也是象瓦格涅尔那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只不过他对“强力论”感到了崇高的惊惶，并且宣称，“它的实际后果不是巩固国家，而是破坏国家”（175 页），这个理论为“不断革命开辟了道路”……

⊖ 耶里涅克（“关于国家的一般学说”）。——编者注

↑ 哈！
哈！这简直象一个化学家在化学教程第24页上谈“自然历史观点”一样。什么观点可以来反对这种观点呢？
↓ 心理学的？
过于简单和不确切。

← 不止一种

有时是摧毁这个制度的“手段”(这两个字不恰当)

!!

嗨! 哟! 真要命!!

作者过分喜欢玩弄概念, 认为这就是“社会学”, 以致造成极大的混乱。

经济。那末国家只能是奴隶主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的战争只能是扩大奴隶占有制度的手段, 扩大再生产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的手段。所谓西班牙、荷兰、法国等等的殖民战争也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当工业资本及其国家组织为争取销售市场而斗争时, 则战争就是要“其余的”世界服从工业资本的统治……

[26] 社会主义战争是阶级战争, 这种战争

应当和普通的国内战争区别开来。后一种战争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战争, 因为它不是两个国家组织之间的战争……

第三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27]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个不同部分间的冲突, 表现在这个制度生产力的增长同它的无政府生产结构间的冲突, 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冲突。被历史所提到日程上来的客观需要是组织世界经济, 即把无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变成经济的主体, 变成有计划活动的组织, 变成“目的论的一致”和有组织的

体系……

[28] ……在个国家資本主义托拉斯的狭小范围内，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改組的阶段，使这个**体系**中互相斗争的各部門变成有计划的和有組織的。

[33] 这里 [在帝国主义国家。——編者注]，組織关系的形式在其具体构成上有所不同；它們的职能也都不一样：这里我們可以看到有计划的組織，成立起一些新的稳定的生产技术单位（把以前許多生产联合强迫集中起来的托拉斯以及国家垄断等就是例子）；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普通的“調节” [例如强迫性的購銷合同 (Absatz-und Einnahme-Pflicht)；最后，这里还有更低級的組織过程的因素——統一規定²⁾]：后一情况可以用公議价格作例子……

[33—34] ……銀行資本的滲入工业促成了各企业的結合（成立“合并”托拉斯，联合托拉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組織过程就从流通領域走向了生产領域：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流通过程是总的“全部过程”中的一个組成部分，是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組成部分；而再生产

²⁾ 这个术语是按照波格丹諾夫同志所用的意义来用的⁴。参看他关于“无产階級文化”中无产階級文化傾向的文章以及“普遍的組織科学”。

注意

过程对本身的各个部分和阶段来说，具有“强制的规律性”¹⁾。

[39] ……这里 [战争时期。——编者注] 我们不是扩大再生产也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日益严重的生产不足。这种过程可以说是反面

×馬克思在談到社会化时談得比較朴实(沒有那些“術語”、“制度”和社会学等富丽詞藻)，也更正确。作者提出了有价值的新的事实，但用“社会学的”煩瑣哲学把馬克思的理論弄坏了，Verballhornt[⊖]。

在哪里？

¹⁾ 波格丹諾夫同志对于战争时期的全部組織过程只肯看到“配給証”，即只看到在生产力倒退的基础上产生的統一規定的过程。实际上，統一規定的过程从它的意义来说是深远无比的。这里，生产力的倒退完全不排斥资本主义組織形式×的进步。就是在“正常时期”也有这种情况，至于在危机时期，暂时的生产力倒退也带来了生产的加速集中和资本主义組織的产生。当恩格斯談到辛迪加和托拉斯时，也犯过这种(情况不完全相同)錯誤。这种錯誤現在是不該重复了。

⊖ 并且加以巴尔高式的修正，見“列宁文选”两卷集 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36頁。——譯者注

的扩大再生产。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也是战争。
因此,实际进行的过程是反面的扩大再生产……

[42] ……阶级首先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团”,这些人被共同的条件和在生产过程中的共同作用所联结起来,并且由此而产生对分配过程方面的全部后果……

[43—44] 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阶级对抗,则到处都有它的表现。因而,资本主义结构是一元论的对抗或是对抗的一元论。

我们所说的社会是一些在自然状态下的成分构成的制度……

[46] ……1918—1920年欧洲经济的具体情况清楚地表明,这个崩溃时期已经到来,并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旧的生产关系制度将要

垮!

真要命!

? 阶级首先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团”(说得
不正确),这些人在社会生产制度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甚至一个集团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据为己有。

※极不确切。
对抗和矛盾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

垮!

真要命!

× 有点过分

qui prouve trop[⊖]……

并非下一句話并没有“相反”的意思。

說得对

非常好，假使不用“关系形式”而說得通俗一些，那就更好。

复活。相反并。一切具体的材料都表明，各种关系瓦解和革命地破裂的因素正在逐月增长。在理論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分裂为不同階級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市民的心理具有所謂普遍意义的时候，才能存在；換句話說，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生产力，即整个工人階級还默然“同意”执行资本主义职能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存在。这个前提一消失，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能繼續存在了。

[47]……“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倾复和新国家制度的建立，可是，瓦解了的旧成分一部分被摧毁了，一部分却重新結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关系形式……

生产关系的轉化过程远不是这样清楚的。这里，那些在关于政治变革的理論中占主要地位的概念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方面的典型是吉耳費尔定格的論点，他說，只要无产阶级掌握了六个銀行（“首脑”），就会使全部工业受无产階級的支配，因为在財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銀行是生产技术体系——“全部机构”的組織焦点。經驗証明，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实际上掌握銀行只是破坏了資本的指揮权力。为什么？問題很简单，銀行是在独特的、信贷金融关系的基础上“管理”工业的。这里的关系形式

⊖ 列宁在这里指的是这样一句諺語：“Qui prouve trop, il ne prouve rien”——“誰証明得过多，誰就什么也沒有証明。”——編者注

是信貸关系的**形式**，它在无产階級夺取銀行时也就被破坏了。

[48—49] 人的技术等級的瓦解是在反面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一定阶段产生的，这种瓦解也正在影响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在劳动社会組織的一定制度中一起存在的。因而，随着“机构”的瓦解必然会产生生产力的繼續降低。这样，就大大加速了反面的扩大再生产过程。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正在崩潰的（旧的，資本主义的）关系的基礎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工业复兴”，而这种复兴是資本主义空想家所梦寐以求的。唯一的出路是制度的下层环节、資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即工人階級在社会劳动組織中占有統治地位。換句話說，只有共产主义建設才是社会复兴的前提。¹⁾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肯定，旧的資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恢复的。

嗜

这取决于无产階級“在正在崩潰的关系的基礎上”（啊，了不起的用詞！了不起的“社会学”！了不起的組織科学！）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使这些关系完全崩潰。

¹⁾ 格里涅韦茨基教授在他的書中象一个資

第四章

共产主义建設的总前提

[52] ……必須在旧的生产关系中寻找新社会的成分。換句話說，必須这样提出問題：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外形一般地具有新的生产結構的基础？

[53] 在有名的“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7节中（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馬克思提出了两个基本要素：生产資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这些要素是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发展起来的，其内部……

嘿，謝天 (1)
謝地！終于 (2)
用人类的語言
代替了“組織

非常好！

本主义的辯护人那样看問題，他的智力視綫沒有超出辛迪加分子的“世界觀”，并且完全是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来看問題的，認為这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范畴。将来的思想史专家一定会觉得，伟大社会变革时期的資产階級学者还患有这种真正的夜盲症，簡直是可笑。

[56] 从这个社会組織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是非常清楚的…… 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也只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劳动社会化在技术上使任何具体的社会构成有可能实行計劃組織;或者是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很微弱,劳动很“分裂”(象馬克思所說的“zersplittert”),以致一般地不可能在技术上实行社会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如果对国家資本主义來說,資本主义是“成熟了”,那对共产主义建設时代來說,它也是成熟了。¹⁾

共产主义建設的特殊問題不在于沒有社会劳动的基础,而在于各个分裂了的社会阶层的新的結合,首先在于技术知識分子的加入新的制度。但这是另一方面的問題,我們将在下面加以分析。

[56—57] 整个資本主义制度的巨大震动,我們把它看作是这个制度的崩潰,許多仿佛是馬克思主义派的有學問的和沒有學問的中伤者

¹⁾ 社会妥协主义理論的无限的社会的卑鄙性,正好在于这些理論和国家資本主义“妥协”,反对社会主义,它們在口头上三番五次地承認社会主义,但沒有实际行动。

科学的“隱語”。
結束得好,一切也就都好。

嗨! 又来了!
或許是“社会的”而不是組織的观点吧?

(分散

为什么??
首先??

× 辯証的过程。正是这样!
而不是波格丹

(不是社会的

諾夫的煩瑣哲學[⊖]。作者把它和波格丹諾夫的 Begriffsscholastik[⊗]放在一起（這是第二個地方）。但這樣是不行的：兩者必擇其一。

很對！

對！

非常對！

都把這種震動作為反對社會主義的論據。¹⁾ 這種觀點的邏輯基礎是對辯證的×、在矛盾中發展起來的過程的完全無知。世界大戰，革命紀元的開始等等，正好是這種我們談到的客觀

“成熟”的反映。因為這種非常緊張的衝突是極度增長的對抗的結果，而這種對抗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不斷反復和發展的。它的震蕩力量是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相當準確的指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外殼完全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繼續發展的可悲表現……

1) 首先是考茨基。戰爭以前他“期待”崩潰，但它“沒有成熟”。戰爭時期他叫大家反對革命，因為國際——“Friedensinstrument”[⊕]在大炮聲中無法行動。戰後，他叫大家反對社會主義，因為崩潰使“國力疲憊”。不用說，是完整的一套說法。

⊖ 這個評語是列寧用普通鉛筆（做前面批注一樣的普通鉛筆）做在書末的，並且指明要把它移到第 57 頁。——編者注

⊗ 概念的煩瑣哲學（概念遊戲）。——編者注

⊕ ——和平的工具、手段。——編者注

……認為沒有崩潰，沒有社會均勢的破壞，沒有血的鬥爭就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只是可憐的改良主義空想²⁾。

[58] 既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瓦解是真實的，從理論上又證明它們的恢復是不可能的，那就產生了一個必然要解決的問題：“文化毀滅”還是社會主義……生產技術社會階層瓦解的時期，無產階級一般還是統一的，他們首先而且最早體現了未來社會的物質基礎。這個在革命進程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基本因素，只有一部分瓦解了。另一方面，它空前地團結起來，不斷受教育，加強組織性。俄國革命及其比較軟弱的無產階級證明了這種經驗，可見俄國的無產階級是組織力量的真正取之不竭的資源。

社會主義的“數學的可能性”在這種條件下變成了“實際的確實性”。

……社會主義必須建設。現有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只不過是包括整整一個巨大時代的發展

只是在實踐上證明“不可能”。作者沒有辯證地提出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注意，對1

這已接近於辯證法。

非常對！

²⁾ 恩格斯的下列預言是饒有興味的：“但是這種關稅本身不過是為了爭奪世界市場統治權而發生的普遍工業戰爭的武器。因此，反對重復舊形式危機的每個因素，都包含着未來更加厲害得多的危機的萌芽”（“資本論”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23頁，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629頁注8）。——編者注

的起点。

象前一章里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資本主義崩潰的時期，資本主義是無法幸存的，因為社會的基本生產力工人階級，拒絕並執行自己資本主義的、創造資本的職能。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前提是這種創造資本的職能轉化為社會勞動的職能並。這只有在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才有可能¹⁾。

用詞不當

[59] ……只有無產階級從被剝削階級轉變為統治階級的時候，才有可能恢復勞動過程，即社會再生產。

“我的”波格丹諾夫式的“概念的煩瑣哲學”是“我的”主要敵人。

用詞不當

在這種範圍內和在這種基礎上，擺在無產階級面前的任務，總的來說，表面上來說，即不管過程的社會內容來說，在進行反面的擴大再生產時，是同擺在資產階級面前的任務一樣的，即節省一切資源，有計劃地加以利用並盡一切可能加以集中。由於戰爭和崩潰時期生產過程的間斷而產生的枯竭，從社會組織的技術觀點來看，正要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只需要提出一個一般性的問題：怎樣能夠有一個比較平衡的制度，或者正確些說，怎樣能夠創造一些變動到這種平衡的條件，這樣就可以了解集中的和形式上社會化的經濟的絕對必要性了。

??

不僅他們。

¹⁾ 資產階級教授們寫了大量關於“社會化”的“著作”，當然，都避開這個基本問題不談……

17

[67] ……从創造剩余价值的过程轉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編者注] 为有计划地滿足社会需要的过程表现在生产关系的重新配置上, 尽管生产等級制度的一些东西在形式上还保存着, 但整个这种制度的性質却完全不同了, 有了辯証地否定資本主义結構的性質。同时, 这种制度既然破坏了社会阶层的等級性質, 也就能导致消灭整个等級。

(??

……技术知識分子只是暂时脱离生产过程, 以后, 占統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和技术知識分子就比较稳定地共同存在。技术知識分子能够坚定地回来, 只是由于从他們的集体头脑中清除了那些积累起来的旧关系。从而, 按照盲人赫拉克利特的全部規則使内部得到重生的知識分子进入了新的社会技术大厦……

为什么要这个?

[71] 在这种条件下, 我們首先看到工人組織作用的辯証改变。非常清楚, 随着統治关系的重新配置, 也不能不是这样, 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階級必然要成为一种生产組織者的力量。

非常好!

第五章

社会轉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

.....
[73] 城乡的划分是一切发达的和受商品

不是划分。是

分离⁵

交換制約的分工的基础。可以說，全部社会經济史都是建立在这一对立的运动之上的。

为什么不用不带引号的收益？

[75] 生产基础的縮小，在这里 [即在存在着反面的扩大再生产的农业中。——編者注] 奇怪地表现为农业的货币“赢利”的提高。

非常好！

[76] 然而，最重要的差别是这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門的經濟結構。这一結構的特点是經濟形态极端錯綜复杂，这反映和表现了劳动社会化程度的相对削弱。

[77] 資本主义怎样解决这个任务 [把农业納入国家資本主义体系的任务。——編者注] 呢？

两种办法：第一、部分大生产单位国家化；第二、通过流通过程間接調节生产过程。……因此，第二种方法，即通过調节流通过程或組織分配來調节生产的办法，具有更大的意义。国家粮食垄断制、农产品配給制、产品义务交納制、固定价格、工业品有組織的銷售，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归根結底是要使生产向国家化方面发展。在这里，我們看到了更为落后的发展形式，看到了組織过程的开始阶段，正象在工业中一样，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正是流通过程（科奈尔、瑞恩、辛迪加）。

看来，作者想說：社会化的过程，但这个意思（沒有別的意思）他的話沒有表达出来。

[78] ……农产品“自由貿易”的体系根本破坏了。誠然,农业的特殊条件,中小商品生产經濟的过大比重也在这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在“非法的”“自由”市場上,投机的黑市交易(如德国人所叫的 Schleichhandel)中表現了出来……

投机业

[78—79] 在国家資本主义时代可以看出城乡間的这类联系:(1) 信貨、財政資本形式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銀行系統);(2) 国家和公社的組織机构;(3) 城乡間部分通过和借助于組織机构、部分不通过这些机构而进行的最实际的交換过程……

补充: 位置是第三, 重要性是第一

……社会經濟分裂为两个自主的領域: 飢餓的城市和具有相当大量的无处銷售的“剩余”产品的乡村——虽然乡村中生产力遭到了部分的破坏……

[80] 在这里[在乡村。——編者注]一眼就可看出: 在“乡村”相对的稳定和具有相当大量的产品的情况下, 农业生产中的关系的瓦解过程一定进行得慢得多; 另一方面, 既然在这里存在着資本主义大工业所沒有的那种經濟結構錯綜复杂的特点, 那末, 轉化过程的形式本身不論在哪个阶段就都会不同于我們在前面几章中分析的那个过程。

非常对1

补充：是在西
欧，不是在俄
国（而且是在
无产阶级胜利
以前的西欧）

我們先来談談資本主义大經濟。在这里，联系的破坏过程与工业中所发生的情形最为相似。然而，在形式上有某些不同。第一，在这里，这一过程比在城市里要进行得慢些。这是因为在农业中，在生产消費資料的地方，工人階級的消費不足表現得并不那么尖銳……

[80—81] ……城市和工业无产阶级組織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外力，来加强独立发展的过程，归根結底，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即按照工业中的那条路綫进行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¹⁾。

暂时的必然性

[82—83] ……这种联系[乡村中的生产联系。——編者注]的破坏，这种与其他一切經濟单元无关的破坏，也包含着回复到更为原始的形式的可能性，因为在这里积极的力量正是小私有者的分散的劳动，而不是无产者的社会化的劳动……

現在发生一个問題——怎样能够取得新的平衡：一方面是农业本身内部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城乡間的平衡。

这个問題は决定人类命运的問題，因为它

¹⁾……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Die Sozialisierung der Landwirtschaft”. Berlin. Paul Cassirer, 1919年。——編者注]中进一步反对在农业工人中瓜分大田庄，这是对的。但是反对“罢工狂”，这就等于向普魯士大地主討好了……

是一个最重要、最复杂的問題³⁾。

[83] ……无产階級专政必然伴随有无产階級的組織一切的趋势和农民的商品无政府趋势这二者之間隱蔽的或比較公开的斗争。

³⁾ 考茨基写道(农业的社会化。序言,第12頁):“土地問題,对于我們來說,不仅是一个最复杂的革命問題,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革命問題”。考茨基在这一点上是对的。然而,考茨基的整个不幸也正是在于他恰恰看不見和不懂得問題的全部复杂性。在他看来,基本的“使情况复杂化的”因素、各个社会集团的階級斗争都是沒有的。他所以有这种观点,从邏輯上看,在于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社会階級关系和技术劳动关系。

應該說: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間。在这里放上組織一切一詞,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从卡尔·馬克思向路易·勃朗倒退。

恰恰是术语用的不当:沒有社会关系就沒有階級关系。應該說得更簡單更正确些(在理論上);他忘記了階級斗争。

哈、哈、哈!! 錯得惊人的末語! 越聰明, 理論上就越不正確。

必要的

非常好。

不仅形式上 >

不仅形式上

[83--85] 显然, 只有城乡間“新陈代謝”的实际过程才能是城市起决定作用的牢固基础。因此, 生产过程在工业中的更新, 工业在共社会主义[格式]中的再生, 是相当迅速地使农村卷入把一切組織起来这一过程的必要条件。

但是, 既然工业的再生本身要受生活資料流入城市这一过程的制約, 那末十分明显, 这一过程就是绝对绝对的必要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平衡”, 只有靠(a)留在城市里的部分資源和(b)国家无产阶级的强制才能达到。这种国家的强制(收集余粮、实行实物税制或采取其他什么形式)在經濟上是有根据的: 第一是直接的原因——农民自己希望发展工业, 从工业得到农业机器、工具、人造肥料、电力等等; 第二是間接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防御大地主、高利貸者、銀行家、资本主义国家等等的經濟压力恢复过来的最好手段。可見, 在这里, 国家强制就不是杜林式的“純粹暴力”, 从这一点說, 它是遵循着一般經濟发展的主要路綫发展的因素^U。工业无产阶级依靠着形式上社会化的(无产阶级收归国家的)大經濟, 也就直接組織着生产过程。缺乏农具也可能刺激部分农户在生产上联合起来(农业公社、共耕社、劳动組合)。但是, 对于主要的小生产者群众來說, 要使他们加入有組織的机构, 主要就得通过流通領域, 即形式上采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时

的办法²⁾……

[86—87] ……在城市, 經濟形式的主要斗争 [在夺取政权以后。——編者注] 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结束。在乡村, 如果是就战胜大资本主义来说; 那末这一斗争正在结束。但同时也可以說这一斗争正在——通过其他形式——复活, 其表现就是体现着社会化劳动的无产阶级要实行国家计划, 而体现着分散的私有制和市場自发势力的农民要保持商品的[无政府状态],

¹⁾ 社会学家考茨基绝对不懂得这一点……

²⁾ “Angesichts des vorherrschenden Kleinbetriebes wird diese (d. h. Sozialisierung. N. B.) allerdings zunächst mehr auf eine Regelung des *Zirkulationsprozesses* zwischen Stadt und Land bedacht sein müssen, als auf eine Organisation der *Produktion*” (Kautsky, I. c. s. 9) ⊖。

⊖ 指小生产的优势, 它(即社会化——布哈林)的方针, 无论如何首先应该是較多地調整城乡間的流通过程, 較少地組織生产。——編者注

說得对!

“社会学家”布哈林在最后(在第84頁)把“社会学家”这几个字放到含有諷刺意味的括弧里, 这很好! 好极了!

啊, 啊! 这是不讓工人讀帶有未經翻譯的引文的書——多么不了解“社会阶级关系”!

对,而且比“无政府状态”要好。

乱搞投机。既然简单商品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胚胎,那末上述两种趋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继续……

这种情形怎样影响到农民的合作机构的命运呢?很明显,这里的情况同工业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合作机构可能萎缩(在城乡交流这种联系日益减弱的情况下);它可能遭到破坏(在富农在乡村占优势的情况下和富农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它可能被吸收到一般社会主义分配组织中而去而逐步得到改造(在产品交换的实际过程得到更新和城市发生决定的经济作用的情况下)。因此,在这里,机构的完全瓦解在理论上不是必然的。

也不能说和也不能认为(象作者常做的那样),托拉斯的“完全瓦解”就“是必然的”。

第六章

生产力、革命的消耗和技术改革

这里使用术语的时候,故意用集团等字眼来代替阶级,

[87—88] ……一切结构上的平衡,即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社会体系的成员之间的平衡,其稳定性取决于社会和外界之间的一定平衡,而后一平衡的性质决定于社

会物質生产力的发展阶段。

[88] 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中写道：“如果想一般地根据分工來說明特殊劳动工具即机器的产生，这就是明显地和历史发生矛盾。机器象那拖一把犁的牛一样已經不是一个經濟范畴；机器应当算作生产力（着重点是我們加的。——布哈林）。不是机器，而是以应用机器为原則的工厂才是一个經濟（着重点是我們加的。——布哈林）范畴即社会生产关系”。

显然，馬克思这里所謂生产力是指生产中物的和个人的因素，根据这一点，生产力范畴就不是經濟范畴，而是技术范畴。另一方面，我們从他那里也可找到生产力的另一定义。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里，馬克思在許多地方使用的“生产力”这个名詞，意思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完全一样²⁾……

[89] [在布哈林的書的这个地方，引用了洛貝尔图关于“生产力”和“生产率”这两个概念的區別的一段話。——編者注]……这种对問題的提法，相当清楚地表明了生产力的概念“不明确”的原因；原来，这是一个介于技术和經濟之間的概念……

²⁾ 參看“資本論” B. I. Volksausgabe, SS. 451, 541—543 ff; 以及第3卷第1部，这里对

不是向帶引导的“社会学”倒退嗎？

算作不是把二者等同看待

恰恰沒有“根据”，因为“个人的”（不确切的名詞）不是“技术的”

这比第88頁要好些

※这种数学連
怀疑也不值得
怀疑。毫无用
处。

哈哈!

不切題

[89—90] ……因此我們可以說,生产力和
社会劳动生产率就是一个数学量 $\frac{M}{a+b}$ 的两
个方面,这里 M 等于产品总量,按有用之物的
随便什么单位(能量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在这
里都无所谓)来计算; a 和 b 是社会劳动的单
位,其中 a 是死劳动的单位, b 是活劳动的单位
……如果我們需要从社会学上給生产力下一个
定义,那我們可以說它是社会的技术体系,社会
发展的积极的可变“因素”。

[94] ……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
靠生产力的不断耗費换来的。这种耗費(竞争的
开支)是整个資本主义体系向前发展的必要

平均利潤率作了分析。例子:“Mit der Produ-
ktivkraft der Arbeit wächst die Produktenmasse,
worin sich ein bestimmter Wert, also auch
Mehrwert von gegebener Grösse derstellt. Je mehr
die Produktivkraft der Arbeit zunimmt, um so
mehr Mittel des Geniessens und Akkumulierens
umfasst der Mehrwert”. (539—540) ⊖

⊖ “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所借以表现的产品量,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
增长而增长。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愈快,剩余价值所囊括的消費資料和积累資
金就愈多。”(539—540 頁)(“資本論” 1928 年國家出版社出版第 1 卷第 477—
478 頁,參看 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卷第 758 頁)——編者注

条件。因为活动多变的平衡这一链条上的每个新环节复现这种平衡的时候，都会使平衡获得更高级的形式，使平衡在集中过程中前进一步。

必须用这种观点来考察战争，因为战争不过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竞争方法。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联合性竞争的方法。因此，战争的消耗不过是集中过程的消耗。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些消耗起着正面的作用，因为它们不使体系趋于破产。

不是一般的，
不是任何的

< 不确切

[94—96] ……向新结构过渡，即向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形式”过渡，如果不使生产力暂时低落，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许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过巨大的正面的作用的事实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有时是靠生产力的巨大耗损和破坏换来的。既然说的是革命，情形就只能这样¹⁾。因为生产关系即人的劳动机构的“外壳”是从革命中“爆发出来”(wird gesprengt)的，这就意味着而且不能不意味着再生产过程的破坏，从而也就是生产力的破坏。

美国1870年
同1860年人口
调查相比⁶。

¹⁾ 美国的国内战争所引起的破坏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个战争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

如果是这样，——绝对是这样，——那末，首先必须明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伴随有生产力的巨大衰落，因为任何一种革命都没有把破坏旧关系和按新方式改造旧关系进行得这样深，这样透。尽管如此，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革命却恰恰是客观的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是由于经济外壳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能相容而产生的。世界的生产力同社会的国家民族结构不相容，于是矛盾就用战争来“解决”。战争本身是与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不相容的，所以矛盾只有用革命才能解决，而且才能真正地解决¹⁾。

非常好!

¹⁾ 兀·克里茨曼同志(参看他的论文：“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载于“无产阶级专政两年”文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版第70页)十分正确地說：“但是无产阶级和其他生产力(机器、材料等等)还有所不同：无产阶级是用愤怒来回报威胁它的破坏的。危机时期就是无产阶级激发生命义愤的时期。资产阶级想用破坏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办法来减少耗費和縮小资产阶级力量停滞的状态，靠牺牲无产阶级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危机，而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不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的反抗。”(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只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²⁾才能拯救这个社会并推动它进一步发展。但是，工人阶级只有付出牺牲才能做到这一点，在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体现的破裂的资本主义“外壳”进行反抗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³⁾……

[97—98] 革命的一切实际消耗都体现为再生产的缩小和生产力的低落。这些消耗按形式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 I. 生产要素在肉体上的消灭……
- II. 生产要素的失去专门技能……
- III. 生产要素之间联系的破坏……
- IV. 重新分配生产力，把它们集中到非生产性消费方面。在这里，首先必须指出是为了满足国内战争和阶级的社会主义

参看恩格斯在
谈论殖民地的一
封信（1882年）⁷中讲到

2)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40页：“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的阶级本身。要把革命分子组织成阶级，先得有所有那些在旧社会内部能够发展的生产力的存在”。

注意×作者在
第88—90页以
及后面都“忘
记了”这一点

3) 从这个观点来“谴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造成破坏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正是工人阶级才是使社会能够恢复元气的力量。“旧制度”的反抗——这才是应对过渡时期的破坏“负责”的罪魁。

对！

“破坏”的那一段話。

战争的需要。

用詞荒謬不正確，沒有清楚地說出是由階級夺取国家政权。

在革命过程发展成世界革命过程的情况下，国内战争会轉化为階級战争，无产阶级方面进行这个战争的是正規的“紅軍”……

[99] ……后一原因[即战争。——編者注]所造成的生产力的低落，是同生产力的“革命”低落联系着的：战争和革命这种资本主义体系所发生的爆发，在社会轉化过程中是融为一体的¹⁾。

[101] 在这里 [在革命的最后阶段——技术改革阶段。——編者注]，开始时必須經過一个“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时期……¹⁾

[102] 但是，从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必然應該是从动員活的生产力开始的。这

[第 99 頁开始的注释的結尾]

¹⁾ …… [101] 当然，所有这些先生們[资产阶级經濟学家。——編者注] 只看到“工人階級的懶惰”，而沒有看到企业主的怠工……

¹⁾ 斯米尔諾夫同志提出的名詞（在“真理周刊”上）。

非常糟糕。抄襲成人使用的名詞的兒戏。

种劳动动員乃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基本要素，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辩证否定。它的阶级实质不在于为剥削过程创造前提，而在于在消灭剥削的条件下恢复经济；不在于一小撮资本家施用暴力，而在于劳动群众进行自我组织。

……在资本主义体系瓦解的同时，我们还看到活的劳动力不仅被消灭或失去专门职能，而且完全脱离劳动过程。因此，非常明显，无产阶级着手恢复再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应该从动員脱离了生产过程的力量开始……

[103] ……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专利“权”和营业秘密，统一计划等等，使向电力时代过渡成为可能。

< 嗜!!

（ 动員……和
“使其社会化”

关于这些，应该多谈一点

第七章

过渡时期的一般组织形式

.....

[106—109] 我们现在来谈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资本主义是十分特殊的和纯历史的范畴，虽然其中也有“社会的合理性”和“反盲目求利倾向”。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最“完善的”——类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生产关系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

国家资本主义是没有股票和托拉斯（另外也许还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定义未必正确。作者没有提供出具体的或经济的实质。

完全对！

糟糕的定义。其中沒有必要的东西。并不是始終“合理”。

“資本的統治”和“对抗性”是一个东西。

資產階級專政过去是（現在也是）在国家資本主义以前。

这是同意反复

人之間的关系。在考察国家資本主义結構时决不能荒謬地抛开这个基本的階級特征。从社会力量的对比来看，国家資本主义是資產階級的

“多倍式”权力，在这里，資本的統治达到了最厉害的程度，有了委实惊人的力量。換句話說，国家資本主义是在資本的統治表现为資產階級專政的条件下生产过程在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合理化。

既然国家資本主义是資產階級国家同資本主义托拉斯的結合体，那末，在原則上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无產階級專政下，就根本談不上任何“国家資本主义”，这是很明显的。

无產階級国家在存在之初在“剝夺剝削者”以前要調整資本主义托拉斯的活动，要“合理地准备”这种剝夺，使得能够保全一切“机构”，在这种情形下，“一般”講来是可以提出国家資本主义这种形式的可能性問題的。如果这种体系是可能的，那末这就不会是国家資本主义，因为

后者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这不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高表现，而是革命发展中的某种过渡阶段。但是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允许有这种形式的做法，是建立在非常流行的幻想之上的——似乎无产阶级不触动一切资本主义机构的资本主义真操，就能够“掌握”它们，而资本家先生们也能够甘心情愿地服从无产阶级政权的一切命令。

[107—108] 因此，这里的前提是：平衡状态能在任何平衡本来都不可能产生的条件下出现¹⁾。

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果这个名词没有被通常的使用所糟蹋）的（社会主义）专政体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和对立……在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的主体是资本主义国家，集合的、集体的资本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

并非集体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组织成国家政权的

对！

×夸大。是可能的，如果先有四五个先进大国的工人完全取得胜利，在两三个小国里就是可能的

2 << “哼！”

作者滥用“辩证否定”这个词，先没有用事实来慎重地加以证明，就不能用这个词。

（并非民族的，而不是集体的

¹⁾ 参看列宁的“政论家札记”，“共产国际”第9号。

????怪論

无产階級”。在国家資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过程是落入資本家階級之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带有把这种价值变为剩余产品的趋势……无产階級专政的体系使任何剝削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它把集体的資本主义所有制及其私人的資本主义形式变成了集体的无产階級“所有制”。因此，尽管形式上有相似的因素，但在这里本質上是截然对立的²⁾。上述两种体系的一切职能的对立正是由这种对立决定的，虽然两种体系形式上相似。例如，在国家資本主义体系下，普遍劳务制是对工人群众的奴役；相反，在无产階級专政体系下，实行劳务制不过是群众从劳动上进行自我組織……

对比沒有成功

非常好!

[109] ……然而取消关于“Machtmittel”，即关于階級斗争和階級的問題，使問題的整个提法都模糊不清了。

[110] ……在国家資本主义结构中，国家强制的一切形式就是压榨，它保証、扩大和加深剝削过程，而在无产階級专政的条件下，国家强制就是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总之，形式上相似的现象的职能的对立，在这里整个地取决于組織体系的职能的对立，取决于組織体系

²⁾ [第 108 頁开始的注释的結尾，引自奥托·涅拉特：“社会化的实質和道路”]。——編者注

的对立的阶级特征¹⁾。

[110—111]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通过无产阶级集中化的威力——无产阶级专政的杠杆而完成的。这一过渡所借以完成的一系列措施，通常是用“社会化”或“公有化”这个名词来表示²⁾。从上面就可以知道，这个名词并不是十分确切的。如果社会化是指整个劳动过程满足社会需要，即全社会这个体系的需要，那末，这种“社会化”在资本主义领域里也是有的。马克思所谓“社会化劳动”正是指的这种意思……

1) 順便談談，社会民主派庸人們对共产党提出种种“責难”，都是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这些先生們頂多也只是反对“南非蛮人的道德”，从而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野蛮之間建立原則上的“平等”。事实上，难道“民主派”可以否認說狼和羊有“平等的生存权”嗎？其实，这是在破坏神圣的正义！

2) 用这个名词来代替“剝夺剝削者”和“沒收”，是国际妥协主义思想的特色。这样做是为了可以把标榜一时的“整体論”同“社会化”联结起来，也就是把資本的国家政权的措施也包括在“社会化”这个概念里。特別要參看一下Edmund'a Fischer'a 的著作。

正是！

正不是这种意思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作者沒有准确地說出。

非常好！

对！

正是！
??絲毫沒有
“他給”混淆人
的生的“过程”
和死的“过程”
“找到了根
据”！

……因为在过渡时期，国家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自覺的經濟的主体不是“全社会”，而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无产階級。可是，既然我們考察的是整个过程，是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階級专政消亡（消亡也是一个过程），那末，无产階級同全体工作者之間的区别就会愈来愈小，最后甚至完全消失。这样也就給“社会化”这个名詞找到了根据¹⁾……

[111—112] ……很明显，既然在过渡时期的經濟主体是組織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階級，那末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形式就是生产的国家化或民族化¹⁾……如果不象資产階級科学界那样

¹⁾ 奥托·鮑威尔在他的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中把社会化和国家化对立起来，認為前者是工人職員官吏的代表、消費者以及作为中間力量的国家这三者的机关的联合；在其他措施中，有一项是把工厂出租給农业合作社（即辛迪加）。关于专政的問題，沒有象必要的那样提出米；国家是“一般的民主”……

把国家机构看作具有中間神秘特性的組織，那就必須認為，国家的一切职能都帶有階級性。由此可見，必須把資產階級民族化和無產階級民族化严格区分开来……

說得好!

正是这样!

[113] ……所謂“地方自治”的体系在任何階級社会(从而在存在着国家的社会)不过是統治階級的国家組織的地方机构組成部分……

正是这样!

第八章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生產管理體系

[114] 在資本實行統治的條件下，生產是 S 沒有成功。利

¹⁾ 后一个名詞当然是非常不确切的：首先，它混淆了“整个”“民族”同国家即統治階級的組織。

???

这不是混淆，而是历史的事实。作者“忘記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典型国家就是民族国家（+殖民地，但这与問題无关）。

潤也是滿足“社会”需要的。應該說：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們。

对！只是“个人制度”这个词不对。它只有次要的作用，意义。这里用得_不当。

这就是实质。
作者应该在

2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潤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实行統治的条件下，生产是为抵銷社会需要进行的生产。

[115] ……甚至把所謂“个人制度”同阶级統治对立起来，这是极不正确的。相反，在条件的一定配合下，阶级統治可能非常吻合地表现在个人制度上……

[116—117] ……人的技术劳动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因此，同經濟机构一团混乱（这时企业中沒有任何組織基础）的情况比較，在工厂中由工人小组“夺取政权”，即使从“純粹生产”的邏輯来看，也是好的。从夺取政权在一般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来看，它是重要得无比的。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使作为組織基础的工人阶级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按实质來說，这里經濟上的任务是一个战斗任务：在經濟生活的一切領域加强作为統治阶级的工人阶

級……

“統治階級”这个概念上多談一談。

……旧的在瓦解，新的刚有一个粗略的輪廓——这就是上述的生产管理形式。

非常好！

在这里，不妨指出一下同军队中进行的过程相同的地方。

[118]……在軍事领域中，发展是以巨大的飞跃进行的，整个过程的发展看起来更急更猛，高兴的話，也可以說是更革命。

哼，哼！??

[118—119]……在无产阶级实行統治的条件下，强制和镇压的因素起着巨大的作用，非无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中間不覺悟或半覺悟的分子的百分比愈大，这种作用也就愈大。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軍事化”²⁾——首先是在军队組織中——乃是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組織和工

²⁾ 实际上在这里，“軍事化”之类的名詞是完全不能用的，因为無論无产阶级国家的軍事組織或軍事形式的工业組織，在这里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紅色軍国主义”，实在是一个野蛮的名詞。但是語言的“貧乏”和“习惯”迫使我們用了“軍事化”这个名詞。

加上：来反对庸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

人阶级組織农民的方法。

第九章

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經濟范畴

“社会制度”，
“社会形态”
——沒有阶级
和阶级社会的
概念，这些东
西都是不够具
体的[⊖]

辯証法包括历
史性

对。比較一下
前面說得不确
切的地方

.....
[126] 客觀的社会观点確認社会优于个別
的經濟主体——个人。它不把个人看作是一个
“原子”，一个孤立的魯滨孙，而是社会制度的一
部分。“某个孤立的人可以脫离社会进行生产，
这是一种胡說，正象說語言脫离共同生活、相互
交談的人們而能够发展一样”。¹⁾

[127] 辯証历史方法是从社会的特殊历史
形式中去看社会的，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規律，
則从它們的具体表現中加以考察，把它們看作
是一定社会形态的規律，認為它們只在該社会
形态历史界限內发生作用……

[127—128] 馬克思从理論上掌握資本主
义生产关系体系，是从这个体系的存在这一事
实出发的。这一体系既然存在，那末——不管
它是好是坏——社会需求总会得到滿足，至少

¹⁾ *K. Marx. Einleitung, S. XIII.* [見卡·
馬克思導言第13頁。——編者注]

⊖ 列寧這句話是對原文第126和127頁講的。——編者注

是：人們不仅不会死亡，而且还会生存、活动和繁殖。在社会分工中——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此为前提的——的社会中，这就是說整个体系必然有一定的平衡。要生产必要数量的煤、鉄、机器、印花布、麻布、粮食、糖和鞋子等等。要生产这些东西，就相应地要花费必要数量的活的劳动即人的劳动，拥有必要数量的生产资料。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偏差和摇摆，整个体系在扩大着，发展着并且在日益复杂化，經常在运动和摇摆，但是总的来說，它处于√平衡状态。

[130] 从平衡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制度（而且是一个不合理的、盲目的社会制度），当然同 *harmonia praestabilitata*⊖ 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是从这个制度的存在及其发展这一事实出发的……

几乎，大約，差不多，*a' la langue*⊖

？
这非常好。但是說“必然有一定的比例”是不是比說“从平衡的角度”更确切一些呢？是更确切一些的，是更正确一些的，因为前一

⊖（直譯是：）“长期”。（意思就是：）“从长远的发展和长期的角度来看”。——編者注

⊙ 預先規定的协调。——編者注

种說法是客觀的，后一种說法却为哲学上从唯物主义倒向唯心主义的动搖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門

正是如此！

瓦解因素受到了限制……

嗜！

×为什么不簡單一些：“它們受到了限制”？啊，学院主义！啊，伪古典主义！啊，特列嘉柯夫斯基学派！

[130—131] ……任务就是要分析社会制度的改造情况。这里的情况是：(1)集体的、集合的、自觉的經濟的主体——无产階級国家及其全部机构，正在日益发展；(2)因为保留着无政府商品制度，所以也保留着不合理的、盲目的市場“命运”，这就是說仍然存在着社会的自发势力，虽然这种势力日益受到定形了的、有社会自觉的中央的調节影响；(3)最后，虽然存在着瓦解社会联系的因素（如閉塞的自然經濟单位的形成），但是一方面，它們的活动仍然受到經濟环境的“限制”×（促使这些因素本身发生内部改組是社会进展的职能）；另一方面，它們日益被吸入建設过程，經常受到无产階級国家經濟組織的計劃性的影响（劳务制、各种各样的实物赋役等等）。这样，个别因素就是脱离了社会生产过程，也仍然經常处在受影响的范围內，被

人們当做社会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即使在最隔絕的时候，它們在理論上也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它們仍然是社会吸引的对象，是新社会制度潜在的組成部分。

客觀的社会方法的意义虽然保持着，但这种方法具有另外一种邏輯音調。分析一下商品資本主义类型的社会結構，就知道一切規律都帶有自发規律的性質，都帶“盲目”性，因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不合理的。分析一下过渡时期的結構，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里的社會經濟过程正在日益合理化。

物質生产观点 总的說来也是必要的。然而，2) [它]正在作重要的改变，并受到了限制。第一，生产过程的长短并不是事先定死了的……

[132—133] 第二，生产过程可能会大大縮短，有些地方可能会中止。既然社会不会灭亡，所以这由其他方法来补偿：(1)比較經濟地分配以前的（完全是資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中的剩

※不对“波格丹諾夫”的术语錯誤出现了：主觀論，唯我論。問題不在于誰“当做”，对誰“有意思”，而在于不取决于人們的意識

“方法具有另外一种音調”。布哈林学会了一种愚蠢的音調。这里不是“音調”，也不是“邏輯”，而是物質的东西

→ ?

2)不是“它”，不是“观点”

不对。过去资产阶级通过法庭、收税人等实行“强制”（見 Marx 論法国⁸，不仅是俄国）。现在无产阶级更直接地，实行强制。作者忘记了“社会阶级”关系。

不仅仅是“表面”，也不仅仅是“现象”

这句话非常清楚地说明，在被波格丹诺夫

货，——这里消费过程脱离了生产过程，它的规模同生产过程的规模不一样了；(2) 强制地从农村中取得农产品（这里与“正常”情况不同的地方，在于这种方法只有一部分是直接以经济手段为基础的；因此，进入再生产周期的，只有“国民经济”的一半）；(3) 以非生产性方法取得产品（获得战利品，取得供应仓库，等等）。

第三，因为生产过程脱离了消费过程。所以甚至在保持自由市场的地方，从表面现象看起来，生产也是出于自己消费的刺激。

辩证历史观点不仅不应受到限制，而且相反，应该提升到第一位。日渐形成的新关系的形式，它们与旧关系的错综情况，有时与旧关系的异常奇妙的结合，——所有这些使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成为 sui generis[⊖] 综合体。因而完全可以理解，提出了形式经常发生变化的原则和过程可以被人认识的原则的辩证历史观点，

⊖ 一种。——编者注

在分析一个各社会阶层正异常迅速地作大规模变动的时期时，应该受到特别的强调。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相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平衡法则是无效的。应该把平衡看作是一个制度(如果它会存在的话)应该实现，但也可以不实现的状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在生产各部门之间(附带加一句：在一个制度的成员之间)是没有比例的。因此，把适用于平衡状态的范畴、概念和规律移用于过渡时期，是根本不正确的。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一点，说既然社会没有灭亡，那就有平衡状态存在。这种说法也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考察的那段时期是一个极长的过程的话。没有平衡，一个社会的确是不能长期生存，是要灭亡。但是这—个社会制度，短期处于“不正常”状态，而处于不平衡状态，是可能的。在这种场合，部分地毁坏这个制度本身可以换来(因为我们没有非生产性补偿，即使有也不能长期地靠它来维持)某种相对的平衡※。

.....

的折衷主义毒化了的作者看来，辩证“观点”只不过是许多同样重要的“观点”之一。不对!

??

在俄国是 3 年 (>)!

正是如此!
但它永远是相对的

※由此清楚地看出“平衡法

則是无效的”
這句話是无效的。
的。

× 这是一个簡
明确切、不矫
揉造作的辯
証唯物主义的
說法。布哈
林的折衷主义
Quantum mu-
tatus ab illo[⊖]!

对!
不确切：不是
变成“产品”，
而是另一种說
法。Etwa[⊖]变
成一种不經過
市場而供社会
消費的产品

現在我們必須来看看政治經濟学的某些基
本概念，以便弄清楚它們在被考察时期内的有
用程度。因为“观念和范畴象它們所表示出来的
关系 × 一样，远不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它們
是历史性的和过渡性的东西”¹⁾。

[134—136] ……只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
的基础上存在着經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社会联
系，商品才会是一个普遍的范畴。因此，当生产
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而当自覺的社会
調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
了产品而失去了自己的商品性質。

¹⁾ 見 K. Маркс 的“哲学的貧困”。那里表
达这一思想的說法与此不同：“經濟范畴只是
× 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論抽象表現。

⊖ 和这是多么不同啊。——編者注

⊖ 例如。——編者注

当我们有正确的商品生产的时候，就出现了价值。这里必须要有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通过交换而建立的无政府状态的联系。这里也必须要有平衡状态。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无政府[⊖]制度的平衡律。从这个角度来看，象牙和串珠的交换（这里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交换真正是一种欺骗）显然就不是一种等价交换。并不是任何一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如小孩子们的交换钢笔，或无产阶级国家在城乡间实行产品交换等）。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次商品交换都是等价交换（如“自由市场上”的“不合理”价格的交换不是等价交换，虽然它是商品交换）。由此可见，价值这一商品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平衡状态时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过渡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商品生产和（那里已经沒有）平衡状态[⊗]。

……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人”取得的是社会劳动口粮，而不是工资。

Les mois qui
hurlent de se
voir accou-
plés[⊖]

对！

对！而且說得很好，不矫揉造作。应该发挥这一点（去掉几十頁的各种“观点”）

⊖ 这些詞是反对把它们联在一起的。——編者注

⊗ “无政府”一詞被列宁用叉叉涂掉了。——編者注

⊘ 列宁把布哈林原文中“那里已经沒有”几个字加上了双括号，并把“Равно-
сия”改正为“Равновесие”。——編者注

我們既然是說新的生产周期，那末利潤以及剩余价值这两个范畴也同样消失了。然而，在“自由市場”和投机活动等等还存在的时候，就还存在着投机利潤，这种利潤的活动規律和它在正常資本主义制度中不同。这里商人据有壟断地位，能从别的領域吸引来大批产品。

第十章

过渡时期“超經濟的”强制

.....
[138—139].....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資本主义的过渡，馬克思写道：“这些方法部分是建基在最野蛮的暴力上的 (auf brutalster Gewalt)，例如殖民主义制度。但它們都利用国家政权 (Staatsmacht)，即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会暴力，以便加速.....变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縮短过渡时期 (die Uebergänge)。暴力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接生的产婆。它本身是一种經濟力量 (ökonomische Potenz)”。¹⁾

NB

“定义”
妙

“范畴”或“因素”不是更确切些嗎？(暴力——力量，俄文說起来不太好。)⁹

¹⁾ 見 *Karl Marx. Das Kapital. B.I, S. 680 (Volksausgabe).*

……另一方面，这种革命的暴力必须积极帮助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建立新式的“集中的暴力”，即新阶级的国家，来实行经济变革，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²⁾……

……这种力量并不是一种超经验的神秘的东西，它是完成着变革的这一阶级的力量，这一阶级的社会威力。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力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这一阶级的组织程度……

应该加上：

- (1) 取决于数量；
- (2) 取决于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
- (3) 取决于与劳动群众的联系；
- (4) 取决于这一阶级的组织性

²⁾ 考茨基和鲍威尔对“暴力，不管它来自何方”都竭力表示不满和反感。……这种庸俗和懦弱也是“真正社会主义者”处理党内关系时的典型的特点。马克思说：“这些老太婆的特点，是竭力模糊和粉饰各种严重的党内斗争”（引自梅林编的全集第1卷第92—93页）。这难道不是那些“公正的”、“中立的”、“独立的”理论家的真实写照吗？

非常好！

[139—140]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专政,即苏维埃国家,是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和创造新的经济关系的因素。“政权一词的真正涵义,是一个阶级用来征服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¹⁾ 这个政权是对付资产阶级的一种“集中的暴力”,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这种力量摧毁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生产中的物质骨骼交给无产阶级支配,并逐步把生产中非无产阶级的生产成员放到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系中来。另一方面,这一个“集中的暴力”部分也适用于内部,是使劳动人民进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的因素……

非常好!

对!

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会遭到很多人的反抗:(1)寄生阶层(过去的地主、各种各样的食利者、和生产过程很少关联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商业资本家、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2)从上述阶层中招募来的、不进行生产的行政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官僚、将军、主教等);(3)资产阶级的企业组织者和经理(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组织者、工业界的“才子”、直接同资本家联系的大工程师、发明家

¹⁾ 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等)；(4)实际做工作的官僚——文的、武的和教会的；(5)技术知識分子和一般知識分子(工程师、技术員、农艺师、动物学家、医生、教授、律师、記者、大多数教师等等)；(6)軍官；(7)很富裕的农民；(8)城市的中产阶級以及部分小资产阶級；(9)僧侶，甚至非上層的僧侶。

所有这些阶層、阶級和集团，都必然会在財政資本的代表人物的政治領導和將軍們的軍事領導下，积极向无产阶級进行反抗。

对！

[140—141] ……随着无产阶級在这一斗争中的日益胜利，随着它的力量在社会革命力量的基本結晶体——无产阶級专政——周围的日益团結起来，敌对陣营里經濟上有用的和非寄生的集团的旧心理也开始迅速瓦解。应该考虑到这些人，把他們集合起来，安排到新的位置上去，放到新的劳动領域中去。只有无产阶級国家的强迫性組織，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組織能加速吸收这些对新制度有用的成員的过程，首先是吸收技术知識分子的过程。不言而喻，沒有压力就不可能比較有計劃地、合乎社会需要地吸取这些力量。因为这类人身上的旧心理残余(部分是个人主义心理，部分是反无产阶級心理)，使他們把按照社会需要来制定計劃了解成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严重破坏。因此，从

无产阶級力量
团結在无产阶級专政的周圍
——不能这样

說

对！

对！

c'est le mot[⊖]

成长中的

問題不在于
“前提”（这是
思想方面的）
而在于物質方
面：沒有这样
的清一色

外面、从国家方面实行强制在这里是絕對必要的。只有在发展过程中，在不断改造这些階層的过程中，随着他們階級成份的改变，随着他們的变为普通的社会工作者，强制因素才会逐渐减少……在革命初期和他們进行直接的斗争；妥善地安排他們，使他們能够做有利于社会的工作，使他們不能損害共产主义的建設事业；合理地安插这些力量，对他們采取根据心理状态的不同而分別对待的正确的政策——要做到所有这一切，其先决条件，归根到底是要有保卫 im Werden[⊙] 共产主义社会的“集中的暴力”的“制裁”。

然而，强制手段不仅适用于过去的統治階級和同它接近的集团。在过渡时期，它也用于对！ || （以別种形式）劳动人民本身，統治階級本身。我們必須极其詳細地分析这一点。

[141--142] 在过渡时期，不能以階級的清一色为前提来限制对問題的分析。在研究資本主义机构的抽象規律时，不必探討每个階級內部的分子运动和这些“实际总和”間的細微差別。作为某种整体的东西，它們是比較类似的。但以这种观点——在对“純粹資本主义”作抽象的理論分析时，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来分析形式极易变化的和具有所謂原則变动的过

⊖ 正是改造！（說得很好！）——編者注

⊙ “im Werden”一詞被列宁用兩紅勾掉了。——編者注

渡时期，那是一个极大的(方法論上的)⊖錯誤

对!

……

……如果从阶级内部存在着许多阶层这一点来看这个过程〔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的过程。——編者注〕，那末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为不断使工人阶级的中下层接近其先锋队

非常好!

的过程。这也就是把“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忏悔的老爷对“人民”的看法是把每一个“下层阶级的成员”in concrete⊙理想化。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依据现存的事实。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积极引导别人。它是一个觉悟的、行动谨慎的、会进行组织的部队。它把同情我们的中间阶层争取过来，这个阶层本能地“同情”革命，但不能清楚规定目标，确切地指出方向……

对!

[143—144] ……結果出現了一幅工人阶级各类人物的各种“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他们的社会“意识”)的彩色缤纷的图画。显然，在这些集团中，有些集团是完全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它们有非常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和“贪图私利”的欲念……甚至团结成一个革命政党(即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实行这种强制的纪律〔，〕这个先锋队的许多组成部分不大感觉得到这种纪律的存在，因为这种

正是如此!

对!

⊖ 括号是列宁加的。——編者注

⊙ 具体地。——譯者注

紀律与他們的本能是一致的，但不管怎样这种紀律是存在的……¹⁾

对!

……在过渡时期，当工人階級进行独立活动的时候，同时也采取强制手段；这种手段是作为自为的階級的工人階級用来对待它的各个部分的……

[145] ……在无产階級专政下实行劳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这表明整个机构已有較高程度的組織性，无产階級政权一般已比較巩固。¹⁾

对!)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是以“全体利益”的名义維護强制手段的，事实上这是为了資本主义集团的利益。在无产階級专政的时候，强制手段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大多数人为自己謀福利的工具。

应该写成根据党的倡議得到比……

¹⁾ 在苏联，共产党员根据党的倡議，犯罪以后，要得到比“普通人”更大的处罰。

对!

¹⁾ 俄国孟什維克反对在无产階級专政时期采取强制手段的哀号，同資本家反对工会的哀号完全一样，这些資本家总是說工会在罢工时布置糾察队，防止資本家利用工賊是破坏劳动自由的做法。大家知道，資本家集团的最无耻勾当总是在保卫劳动自由的口号下干出来的。

[146] ……如果大农(富农)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措施,那末无产阶级的“集中的暴力”就应给富农的瓦思捷(反革命基地——译者注)以(比较)大的打击。但是中农群众,甚至部分贫农是经常动摇的。他们仇恨地主资本家的剥削,要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又受着私有者(闹饥荒的时候也就是投机者)的情感支配,想投入反动派的怀抱。他们的私有者情感的表现,就是反对国家的粮食垄断,渴望自由贸易(这就是投机活动)和从事投机活动(这就是自由贸易),反对劳务制和国家管束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各种形式……

“最”(而不是比较)
(对!

对!

总之,对过去的资产阶级集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异己阶级的强制手段;这个阶级是同它所强制的对象进行阶级斗争;对非富农的农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就农民是私有者和投机者这一点说来,它是一种阶级斗争;就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和资本主义的反对者这一点说来,它是从劳动上组织农民的手段,是团结农民、教育农民、吸引农民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一种手段……

对!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即从巨大的历史范围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采取的各种强制手段,从枪毙直到劳务制,不论其名称如何新奇,都不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人的办法……

正是!

[147] ……无产階級专政在初期表示出資本主义世界最鮮明的分裂，而在达到了一定的平衡以后，它又重新开始把人类集合起来
非常好！
这一章很出色！

第十一章

世界革命过程和世界共产主义制度

1914—1918年
的战争的必然
性，不仅仅由
于这些原因
(×)

1914—1918年
的“战争”，但
不是 1911—
1912 年的“战
争”。院士忽
視了特殊的区
别。

对！
并就是处于壟
断資本主义时

……………
(×)

[148] ……各資本主义国家間的全面联系
(×)
和相互依賴(它們都成了整个制度的一个組成
部分)，必然会引起世界性的战争。

[149—150] ……在世界經濟的条件下发
生的战争，意味着某个地方的平衡状态受到了
破坏，它必然会使整个制度受到巨大的震动，而
变成世界大战……

……因此，总的說来，这些制度的稳定性是
同国家資本主义組織的高度成正比的。沒有这
种稳定性，資本主义甚至在历史交給它的这段
时期内也活不下去。与国家資本主义形式有关
的这种稳定性，在生产方面是如此，在(社会)⊖

⊖ “社会”一詞被列宁加上了括号，并打上叉叉去掉了。——編者注

階級方面也是如此。然而，只有当一般資本主義关系处于一定的“成熟”阶段并，國民經濟的

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本身才可能产生。生產力、財政資本主義組織和新資本主義壟斷关系的总体愈发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形式就愈完善。……但是，不仅从經濟結構和社会結構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技术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巨大冲突中最稳定的制度，应当是具备帝国主义战争所需要的最发达的技术的制度。这种技术在軍事上有决定性的意义……資產階級社会力量在国家政权（它与資本的經濟組織是紧相联系的）中的集中，給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因此，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是从最弱的、國家資本主義組織最不发达的國民經濟制度开始的。

[150—151] ……另一方面，正因为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制度，它的組成部分处于特殊的“世界經濟”状态，这就給“伟大”的帝国主义制度造成了剝削殖民地的可能性。而在这一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帝国主义“祖国”和工人階級之間暂时

期（一般說来，作者經常忘記这一点）

注意 并不是財政資本主義組織，而是財政資本主義中的資本主義組織

对！

不对：是从“比較弱的”开始的。沒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我們是不会成功的。

对！

并應該說：和

工人階級上层
分子之間 || “利益一致”的可能性……

对!

……但是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容易取得这次胜利的原因就辩证地变为产生巨大困难的原因了。

太冒险了：应该說“不是最高的”——和“不是成正比的”

[152] 因此，如果我們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革命过程，就可以得出下面一条总的原理：世界革命过程是从世界经济体系的某些发展程度×很低的部分开始的，那里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取得胜利，但新关系的形成却比较困难；爆发革命的速度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和革命类型的程度成反×比。

……历史的結論向帝国主义表明了它的全部后果，这些后果以令人震惊的真实面目出现在“胜利者”的前面。²⁾

[153]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大踏步地走向灭亡，虽然它想在自己身上注入新的生命……社会[⊖]阶级平衡状态也是沒有的，情况正日益导向决定性的冲突……

|| [154]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

非常好!

²⁾ ……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潰，使资本家无可奈何地在世界经济的統一范围内合作起来……

⊖ “社会”一詞列宁打上叉叉去掉了。——編者注

制度，是自發過程的體現，因為這裡的關係是完全沒有調節的；沒有自覺的調節者，只有不自覺的“市場”……無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最明顯不過地在它們的軍事衝突中，在階級戰爭中表現出來，在這裡舊的軍隊瓦解着，因為整個發展過程使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不可能保持平衡狀態。

[154—155] 資本主義制度瓦解的最大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及其許多殖民地之間的聯繫的崩潰。所謂“民族國家”在戰前就已經是一種最純粹的虛構。事實上，一方面存在着殖民政策的主體，即帝國主義國家，它們是一個複雜的體系，有堅強的圓心和從屬的圓周；另一方面存在着殖民政策的客體，它們都帶着不同色彩和不同程度的從屬性……國家間的聯合，歸根結蒂要依靠武裝力量，這種聯合起過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隨着資本國家政權的瓦解，帝國主義制度必然會開始瓦解，殖民地會脫離宗主國，“強國”之間會分裂，獨立的“民族國家”會游離……

非常好！

用詞不當

不是最純粹的虛構，而是一種不純粹的形式。違反“辯證唯物主義”就是在邏輯上（而不是在物質上）躍過了幾個具體的階段。

2 作者忘記了：
(1) 最純粹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從民族國家中產生的；(2) 在殖民地也可以形成“民族”國家

正是如此!

……殖民地起义和民族革命是伟大世界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个革命过程会转动世界经济整个車軸。因为客观上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崩潰的因素，这种崩潰使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易于取得胜利。

非常好!

[156]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它的秩序异常混乱，新发生的許多摩擦大大加强了分权的倾向，因此，资产阶级正在崩潰。瓦解的自发势力超过了资产阶级的組織智慧……

这样逐渐成长着世界无产阶级专政。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成长，资产阶级的反抗力量日益削弱，最后，剩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混合物及其所有的組織大概会全部投降。¹⁾

是不是相反呢：起初是“再其次”，然后是“其次”，最后是“首先”？

[156—157] ……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世界性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增长曲线，就开始急剧下降。因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如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将会結束。外界的强制規定开始消亡：首先消亡的是对外强制手段最尖銳的工具——军队和海军；其次是惩罚机关和镇压机关系統；再其次是强迫性的劳动等等……

对!

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显然绝对不能算作是典型的），机关就不会全部摧毁，而这在社会变化的典型场合是必然的。

ΣΣΘ = 一匙焦油弄臭了一桶蜜。②

第 33 頁注 2③ 是很幼稚的，几乎象小孩子那样幼稚，布哈林“在波格丹諾夫同志所用的‘涵义上’使用了这些术语”，他不想一想，波格丹諾夫这些术语及其涵义是以他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和折衷主义的哲学为“基础”④的（院士作者会原谅我用这一个可笑的，学究式的词）。因此，作者就很经常地，甚至非常经常地陷入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的烦琐哲学（按其哲学基础说来是不可知论的、休谟康德主义的）泥坑，陷入唯心主义（“逻辑”，“观点”等等。没有认识到它们是从物质，是从客观现实中产生的）等等。正是从这里产生了许多荒谬的理论（为什么要企求“一般理论”？）、学术上的垃圾、学院主义的蠢话。在再版的时候，作者如果能够删掉副标题，删掉二三十页烦琐的话和不自觉地、唯心主义地（在哲学思想上）、折衷主义地运用的术语，增添二三十页实例（就从他所引用的丰富的经济文献中寻找好了），这本书就会变得非常出色的。那时，本书臃肿的、不健康的开头就会健康起来，消瘦下去，有骨骼的支持而坚强起来，反马克思主义的脂肪就会减少，这样，就为本书的出色的结尾更巩固地“打下了基础”（哈哈！）。

当作者独立论述问题的时候，非常可爱，愉快，也没有学究气。但是，他为了体面，为了显示学院气派，开始在他的书中盲目地模

① ΣΣ = summa summarum, 总评。——编者注

② 这一篇短文是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总评。列宁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不失为一本好书。只是布哈林为了表现他的学院气派，借用了波格丹諾夫的许多术语，这些术语是多余的、费解的，而且是错误的，它们起了一匙焦油弄臭一桶蜜的作用。——译者注

③ 见本文第 11 页。——译者注

④ 列宁在这里故意用了布哈林原著中的一个外来语，并且在文中一再重复，以示讽刺。——译者注

仿波格丹諾夫的“術語”(事實上根本不是“術語”,而是哲學上的錯誤)的時候,就常常倒懸在空中,後來倒過來,想站起來,——不幸,正好還是一派學究氣。

我——希——望——在——再——版——的——時——候……[⊖]

在131和133頁上,馬克思主義和“波格丹諾夫主義”的區別是非常“突出的”。

1920年5月31日

學院的評價[⊖]: 這本出色的書的出色的質量,有某些不足之處,因為它們受到了下述情況的限制: 第一,作者的假定沒有以足夠堅實的、即使是簡短的实际材料為基礎,雖然他掌握的材料是很全的。更多的实际基礎會消除該書在“社會學”容貌上,更确切些說是在哲學容貌上的缺陷。第二,作者對動的經濟過程的觀察是不夠具體的,常常落入名稱(“專門術語”),“玩弄概念”的陷阱,沒有了解到,許多不好的意義和術語都淵源於哲學,它們在“深奧”的幌子下走上了哲學唯心主義或不可知論;(常常是不作考慮,不加批判地從別人那里抄來的),而絕不是唯物主義。我希望,以後重版時能消除這些不大的缺點。重版這本書對於我國讀者來說是很必要的,並能為科學院帶來更大的榮譽[⊖]。我們對科學院表示祝賀,祝賀它的院士寫了一部輝煌的作品。

1920年5月31日

⊖ 列寧故意學着院士的口吻,拖長着聲音說這句話,以揶揄玩弄學院氣的布哈林。

⊖ 這是列寧用學院式的詞句,並且正是布哈林在書中過多地使用的那些術語、外來語、外文,另外寫的一篇學院式的評語,內容和他前面所寫的總評一樣,不過這裡故意玩弄深奧的字眼,極盡挖苦之能事。原文里的許多生硬的外來語,未能在譯文中表達出來。——譯者注

⊖ 手稿上寫錯了:把榮譽(честь)寫成了部分(часть)。——編者注

注 释

1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 H.) (1820—1903)——英国不可知論和进化論的代表。他企图根据进化論来建立一种哲学体系。然而斯宾塞認為,物質和認識的关系問題是不可解决的,世界的起源是不可認識的。在社会学中,斯宾塞是有机論学派的代表,这种学派是按照生物有机体的情况来观察社会的。在政治上,他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2 洛里阿,阿希耳(Loria, Achille) (生于1857年)——有名的意大利的經濟学家和社会学家。

3 迭耳勃留克,甘斯(Dellbrück, H.) (生于1848年)——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报刊工作者,1882—1885年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1884—1890年德国国会議員,保守党人,“Preuss. Jahrbücher”的編者之一。迭耳勃留克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军事历史的,在这方面他享有盛名。

4 参看列宁在关于布哈林这本著作的总評中对这个問題的評論。

5 在斯契潘諾夫的譯本(1928年俄文版第266頁)中,这段引文是这样的:“城乡分离是一切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发达的分工的基础。可以說,全部社会經濟史都可以概括为这个对立的运动史……”

6 列宁指的是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的居民登記(“人口調查”),这种登記包括有对工农业生产单位的詳細的調查。(詳見列宁的論文“关于农业中資本主义发展規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7卷第576頁)

7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189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的下面这段话(列宁誤写成1882年)。(参看“馬克思恩格斯書訊集”1928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第3版第359頁):

“依我看来,移民地,即欧洲人移居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澳大利亚——是会独立起来的;只有本地人居住的那些被征服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葡西等国的屬地——,无产階級才会暂时把它們留下来,然后尽快引导它們走向独立。这一过程到底会怎样展开是很难說的。印度也

許會鬧革命，甚至很可能鬧革命，既然解放了的無產階級不可能進行殖民戰爭，那就必須容許它這樣做，自然，一鬧革命總是要造成破壞。但這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

8 這里列寧指馬克思著“1848—1850年的法國階級鬥爭”一書。馬克思在該書第三章中講到法國農民在拿破侖第三統治時期的情況時說：“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只在形式上有所區別。剝削者還是同一個——資本。資本家通過抵押和高利貸來剝削農民，資本家階級通過國家賦稅來剝削農民階級”（譯文摘自列寧著“卡爾·馬克思”一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18卷第23頁）。

9 這段話斯捷巴諾夫的譯文（1928年版，國家出版社，第602頁）是這樣的：“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最粗暴的暴力為基礎的，例如殖民主義制度。但它們都利用國家政權，即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以促進改變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过程，縮短其過渡階段。暴力是替任何一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接生的產婆。它本身是一種經濟潛能。”

譯 后 記

1920年布哈林出版了“过渡时期的經濟”一書，列宁閱讀此書時，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列宁所作的評語和批注，几乎涉及布哈林在該書中所提出的全部基本問題。对于无产階級專政、国家資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等重大問題，列宁特別着重地作了詳細的分析和批判。这些評語和批注对于我們研究列宁在这些重大問題上的論点，是很重要的材料。

首先，在无产階級革命最根本的問題——无产階級專政問題上，列宁指出布哈林只是一般地談到“工人階級專政”，而对于过渡时期工人階級作为領導階級和統治階級的作用和意义，却闡述得非常不够。相反的，倒大談什么“无产階級專政消亡”和“消除階級差别”的問題。列宁指出，在无产階級政权刚刚建立，就提出“消亡”的問題，这就等于“混淆人的生的过程和死的过程”，也就是混淆工人階級政权建立的过程和无产階級專政本身消亡的过程。这种混淆不仅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實質上掩盖了同过渡时期經濟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

其次，列宁指出布哈林在国家資本主义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也是极其錯誤的。布哈林反对苏联共产党当时所采取的新經濟政策，認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就根本談不上任何‘国家資本主义’”。列宁指出，布哈林反对党的国家資本主义政策，正是暴露了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因为国家資本主义政策是工人階級国家用以限制小資產階級的自发势力，并把它們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手段。

另一方面，列宁也指出布哈林关于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内“财政资本消灭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有把这种价值变成剩余产品的趋势”的说法，是美化现代资本主义，是企图掩盖垄断资本家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实质。因此，列宁非常愤怒地指出布哈林的说法为举世罕有的“怪论”。

再次，列宁指出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的说法，也是“极不正确”的，因为“对抗与矛盾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列宁的这些批语，对于我们今天来处理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最后，列宁指出布哈林在关于“社会”、“阶级”、“生产力”、“帝国主义”、“劳动社会化”和政治经济学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和原理的论述中，他完全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是大量采用了波格丹诺夫的“社会组织观点”。

总起来说，根据列宁的分析和批判，布哈林这本书的主要政治理论错误可以归纳如下：忽视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新经济政策，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偷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布哈林之所以具有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观点，决不是偶然的。正象列宁在本书中所再三指出的，这是由于布哈林在思想方法上用折衷主义的诡辩代替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缘故。理论脱离实际，玩弄烦琐哲学的术语和词藻，便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之一。布哈林也正是如此。

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所作的评语和批注，虽然都很简短，有的是一两句话，有的只是两三个字，有的甚至是

一些符号，但其含义是非常深刻的，用字精辟，喜笑怒骂，无不兼备，列宁用这种短剑、匕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危害性。列宁对于书中正确的地方，也竭力称赞，并且在“总评”中，希望布哈林改正这些“一匙焦油弄臭了一桶蜜”的错误。列宁的这些评语和批注不但帮助我们易于识别布哈林的错误观点，而且也为我们现在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